

来生，等我，
陪你再跳一曲狐步舞……

民国风月 未跳完的 狐步舞

施立松 著

在这里，民国不是一个朝代，而是一段爱情……



胡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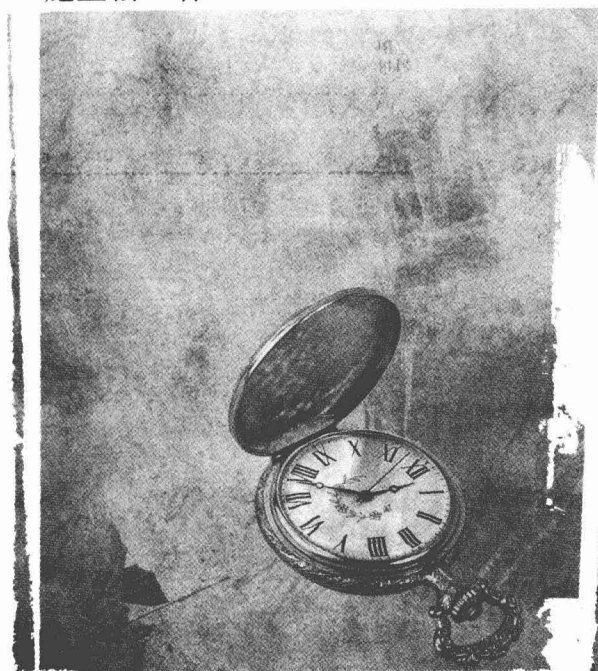


陆小燕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施立松 著



民国风月
未跳完的狐步舞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国风月：未跳完的狐步舞 / 施立松著. —杭州：
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12.10

ISBN 978-7-5339-3470-5

I. ①民… II. ①施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 215021 号

责任编辑 鲍 娴

装帧设计 一 知

责任校对 许红梅
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民国风月：未跳完的狐步舞

施立松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 168 千字

印张 7.75

插页 4

印数 1-6000

版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470-5

定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- 001 爱的无解方程式
——周瘦鹃与周吟萍
- 005 独爱你曾经沧海桑田
——卞之琳与青林
- 011 爱是一生的信仰
——罗隆基与王右家
- 016 把一切都交给爱吧
——许地山与周俟松
- 022 百年好合休嫌晚
——吴作人与萧淑芳
- 028 半是蜜糖半是伤
——白薇与杨骚
- 034 残风漏过情难逝
——刘大白与何芙霞
- 039 初恋是条幽深的“雨巷”
——戴望舒与施绛年等
- 044 除却巫山还是云
——孟小冬与杜月笙
- 054 等待是最初的苍老
——盛爱颐与宋子文
- 059 低到尘埃里的爱
——傅雷与朱梅馥
- 066 蝶翅翩跹情有声
——胡蝶与潘有声
- 075 多情到老情更好
——俞平伯与许宝驯

- 081 好月常与风相偕
——程千帆与沈祖棻
- 087 红叶樱花都负了
——苏曼殊与百助枫子等
- 093 绛雪入梦君何处
——邵元冲与张默君
- 101 刻在心上的墓志铭
——朱生豪与宋清如
- 108 空香染手锦瑟翠
——郁达夫与王映霞
- 115 冷鸥空留逐波影
——庐隐与李唯建
- 121 离魂倩女骨为薪
——吴曙天与章衣萍
- 127 落红只逐东流水
——施济美与俞允明
- 133 梅花落尽柳如烟
——张荫麟与伦慧珠
- 139 谁许我地老天荒
——史量才与沈秋水
- 145 你仍是我梦里心上人
——毛彦文与朱君毅
- 151 四等爱情
——陈寅恪与唐筼
- 157 疼她如心头的珍珠
——陆小曼与翁瑞午

- 164 天若有情天亦老
——杨宪益与戴乃迭
- 170 为鹣鹒不羡作神仙
——张伯驹与潘素
- 177 唯爱永恒
——陆徵祥与培德
- 182 未跳完的狐步舞
——穆时英与仇佩佩
- 188 花落春犹在
——梁宗岱与沉樱
- 194 五十年来千斛泪
——顾颉刚与谭慕愚
- 199 相知何必成姻眷
——陈小翠与顾佛影
- 205 有爱不觉天涯远
——罗家伦与张维桢
- 210 有一种爱,卑微却高贵
——梁启超与王桂荃
- 215 在故里路旁等你归
——胡适与曹诚英
- 222 纸上的爱情
——徐枕亚与刘沅颖
- 228 纵是志同亦心伤
——张竞生与褚松雪
- 233 纵一刻也千秋
——周炼霞与徐绿芙

爱的无解方程式

——周瘦鹃与周吟萍

周瘦鹃与周吟萍的爱情,最终,只是一个无解的方程式。

柔风细雨的江南,是滋生爱情的温床。十八岁的姑苏才子周瘦鹃暗恋了。他爱上上海务本中学校花周吟萍,一位活泼秀美、风姿绰约的富家千金。周吟萍豆蔻年华,善唱昆曲,《牡丹亭·游园惊梦》诸折,均能朗朗上口。在务本中学一次联欢演出中,台上的周吟萍生动俏丽,风华绝代,周瘦鹃一见倾心。

少年情事,总是怯怯。周瘦鹃幼年丧父,家道贫困,虽在文坛小有名气,但他的内心是自卑的,“记得城南花巷里,疾心日日伺秋波”。伊人放学回家的小巷,徘徊着他守候的身影,她家门前、学校门口,也闪动着她羞怯的眼神。三个月后,被爱的风帆鼓胀得发疼的心,促使他鼓起勇气提笔给周吟萍写信,信里措辞谦和,却难掩殷殷情意。信寄出后,他坐立不安,辗转反侧,夜难成眠,怕唐突了佳人,又怕石沉大海。三日后,她回信了!拿着粉红色的信笺,他的心像春风吹绿的林地,蓬蓬勃勃开了遍地的紫罗兰——紫罗兰,那是她的最爱,她的英文名(Violet)——这些盛开的紫罗兰,直到他生命终结,都不曾在她心中凋谢。

两人开始长达六年的书信往来,他们谈《礼拜六》周刊,谈

昆曲评弹,谈周瘦鹃翻译的高尔基小说。他写动人的诗词、美文、情笺,他亲手种植紫罗兰,把她的窗户和阳台装点得花团锦簇。爱情的种子在她回第一封信时,就深潜在她心灵的土壤里,六年的风花雪月浇灌,已长成参天大树。他们山盟海誓,私定终身。他们以为,他们用青春和爱排列的方程式,只有一个解,那就是,有情人成眷属。可是,天不遂人愿。她的家人发现了他们的恋情。

她家数代经商,家道殷实,而他,只是个穷书生。这样的恋情,怎为世道所容?她父母坚决反对,不由分说地把她嫁给指腹为婚、不学无术的富家子。

周吟萍饮泣过,挣扎过,反抗过,哀求过,可无济于事。最后,她同意结婚的条件是允许周瘦鹃参加她的婚礼。她偷偷托人带信给周瘦鹃:坚贞共矢百年心。她以为,他会懂。

周瘦鹃参加了她的婚礼。婚礼在教堂举行,新式婚礼,在当时是摩登的。周吟萍身着洁白婚纱,却面无喜色,眼神飘忽,似在找寻什么,她的双手不停地轻抚浅色丝手套,无比爱怜。只有周瘦鹃知道,那是他送她的。那一刻,他珠泪滚滚,他痛恨自己无能,眼睁睁看着心爱的人成为别人的新娘。悲愤忧伤憔悴损,他恹恹而病了。

婚后,他们又开始书信往来,也互赠寄托相思的礼物,周吟萍的姊妹们自告奋勇充当“青鸟使”,每得片纸只字,他们都视为瑰宝。

在中国式的爱情里,女方已嫁,男方未婚,这样的爱情是无解的方程式。

一年后,大龄青年周瘦鹃也奉母命成亲了。结婚那天,周吟萍前来观礼,从不沾酒的她喝了满满三杯。第二天,周瘦鹃

收到她的信：昨晚我去了剧院看《黛玉葬花》，为林妹妹狠狠掬了一把同情泪。那种心酸和苦痛，他不难揣度。他的心，也是苦涩的。

两年后，她怀孕了，却没有初为人母的喜悦。她在写给周瘦鹃的信里说：想当初家里逼婚，我也曾几次三番抵抗，然总没有效果，后来退一步想，我譬如寄居此间，保持清白，以后慢慢再作道理，一年工夫，居然被我挨过了！而你却与人结婚了，这也不能怪你，我深悔不曾向你明示。

原来，婚后周吟萍并不曾放弃爱情，“记得蕤蕤经岁守，灯前仍是女儿身”，结婚一年，她竟然还是女儿身！这一年里，她身上始终揣着一把锋利的剪刀，她就用这一把剪刀，捍卫自己的贞洁，守护自己的爱情。她希望不久的将来，夫家一纸休书，赐回她的爱情。周瘦鹃的结婚，粉碎了她对爱的信心，绝望中，她坚守的防线土崩瓦解。生下孩子后，她不愿与富家子同居，只身到南京去谋职。

劳燕分飞，爱情却没有熄灭。

希腊神话中，爱与美之女神维纳斯，因爱人远行，分别时晶莹的泪珠滴落到泥土中，来春开了一片紫色的花，这就是代表永恒的爱和美的紫罗兰。从此，紫罗兰成为周瘦鹃



周瘦鹃主编的《紫罗兰》

爱情生活的物化和象征，他不顾妻子的感受，一生低首紫罗兰。他建紫罗兰庵，供紫兰花盆于案头，办《紫罗兰》刊物，用紫罗兰色墨水写文章。每当春秋佳日，紫罗兰盛开，香气逼人，他便痴坐花前，在花香花影中回味他们的缠绵往事。他还写大量的哀情小说，如《此恨绵绵无绝期》、《遥指红楼是妾家》、《恨不相逢未嫁时》等等，主人公都是他的紫罗兰——周吟萍。朋友抱怨，说：“弥天地只情字，如此钟情世所稀。我怪周郎一支笔，如何只会写相思。”他们哪知，他的胸中尽是断肠辞，他和她的爱情，只合那四个字：刻骨铭心。

恰当的时间遇到恰当的人，那是天作之合，可造化却喜弄人。多年后，他的夫人去世，而她已守寡多年，他以为，上天终于眷顾他们了，让他们再续前缘。佳人迟暮，才子白发，再牵手，也是一段美景。万万没想到，周吟萍一口回绝，她说：年华迟暮，不想重堕绮障。真正爱花的人爱一切美。她知道，他是一个爱美成嗜的人。年轻时不能在一起，人老珠黄，老朽对坐，彼此像一堆熬干煎尽的药渣，那是何等煞风景，今生不能在最美好的年华与他相守，就等来世吧。

晚年的周瘦鹃隐居苏州，闭门谢客，他常戴一顶鸭舌帽，墨镜遮面，在紫兰小筑莳花撰文。他没能逃过那一场劫难，被张春桥点名批评为“玩物丧志”，紫兰小筑被夷为废墟，紫罗兰践踏遍地，他的心碎了。一天深夜，紫罗兰庵里一口幽深的古井，收容了他孤寂的心。

上帝从男人身上抽走肋骨，捏成女人，来填补男人缺了口的胸膛，于是有了爱情。古往今来，爱情是一道有许多未知数的方程式，无解的，最凄美。

独爱你曾经沧海桑田

——卞之琳与青林

那时,二十六岁的青林第二次婚姻也将走到尽头,黯然神伤中,幸有文学给她的安慰。她是典型的成都女子,皮肤白皙、娇小玲珑,犹如一朵让人赏心悦目的玉兰花。当年,她从同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,因酷爱文学,又到上海戏专进修。她写过不少短篇小说,在文学圈里小有名气。但现实中的爱情婚姻与文学作品中的相距甚远,两任丈夫都背叛了她,她的心千疮百孔,再也不相信感情与婚姻,只在文字里燃烧自己的柔情与忧伤取暖。

作为《工人日报》副刊编辑,青林时常要向名家约稿。这次,她约的是她崇拜的偶像、鼎鼎大名的诗人兼教授卞之琳。她有些激动,特意修饰了一番。许多年后,她依然记得那天,卞之琳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,戴着镀金边的眼镜,温文尔雅,脸色却苍白憔悴,神情凝重,如他的诗一般沉郁。卞之琳看到她时,眼里忽然一亮,闪过几许惊讶,但很快就黯淡下去,若有所思地低头沉吟,久久不语。她怕打搅他,起身告辞,只听他用浓厚的苏北口音轻轻说:“辛苦你了,路这么远!”

“青林”,这是她发表小说时用的笔名,她原名叫青述麟。当时她还不知道,年近不惑的卞之琳正饱受失恋煎熬,暗恋十

六年的爱人结婚了,新郎不是他。他对朋友说:少年失恋,容易补全,中年失恋才真悲伤。

十六年前,在北京大学沈从文的家中,卞之琳邂逅了苏州名门张家四小姐张充和,一见钟情。那时,张充和刚刚考入北京大学,漂亮端庄、热情大方,会唱昆曲,爱好文艺,还写得一手好字。从此后,张充和的身影就萦绕在卞之



青年卞之琳

琳的心中,挥之不去。但诗人内心柔软如水,纯洁如玉,虽热情似火,却像含羞草,始终不敢向张充和表白,只深陷在单恋的温柔泥潭里,患得患失,时忧时喜,不能自拔。他曾因在年轻人中不写情诗而受到闻一多当面夸奖,为此,他只能将满腔汹涌奔突的爱情变成一行行晦涩难懂的诗句,伊人不懂,世人不懂。而其实,在卞之琳的生命地图上留下过的深深浅浅的雪泥鸿爪,都与张充和有关,有心人不难体会到:办完母亲丧事后即往苏州探望张充和,编辑诗集《装饰集》题献给张充和,寒假前往重庆探访张充和。新中国成立前夕,张充和嫁给了美籍学者傅汉思,去了万里之外的大洋彼岸。十多年的刻骨爱恋,像一颗朝露,美丽剔透,却只化为一缕烟岚,让人伸手也握不住午夜的梦寒。心碎了,伤痕累累,海水洗得尽人间的烟尘,但洗不去他对张充和的爱,曾经沧海难为水,他从此不谈感情,甚至决定终身不娶。

卞之琳看青林第一眼,心头一颤,她的瓜子脸、杏仁眼,清秀雅致,一袭天青色的旗袍外披一件玉白小坎肩,身段婀娜多姿,颇有几分像张充和。他的心顿时激荡起来,但他很快又明



张充和

白，张充和走了，再不会回来，他的心一点点沉下去，悲伤浮漫上来，淹没了他。面前坐着初次见面的青林，他知道即使出于礼貌，也要说点什么，但悲伤使他说不出话来，等到青林告辞出门时，才不无愧疚地道一声辛苦了。

青林定期上他家中取稿。慢慢地，他们的谈话内容多起来，笑容也自然起来。成都女子特别温柔体贴，后来，每次去，青林都主动帮他拾掇房间，卞之琳也跟她谈起十四行诗和英国文学。他们单独相处的时间从开始的十分钟不知不觉变成一小时。渐渐地，青林知道他和张充和的情事，她喜欢他的痴心专情，读懂了他刻骨铭心的爱，卞之琳也体会到她的痛苦，怜惜她的遇人不淑。两颗心靠得很近了，心中情伤的坚冰也开始融化了。但他们仍然小心翼翼，避谈感情，各自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。七年一晃而过。这一天，是青林上门取稿的时间了，她却沒有来，第二周她仍然沒有来，卞之琳坐不住了，打电话问，她生病住院了。他匆匆赶到医院，看到青林憔悴虚弱的面容，刹那间，卞之琳的眼泪夺眶而出。接青林出院时，卞之琳在给她的手稿里放了一张纸条：独爱你曾经沧海桑田。当年国庆节，他们结婚了，卞之琳已经四十六岁，满头华发生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同事们纷纷前往祝贺，杨绛还带去相机为新婚的他们拍照留念。照片里卞之琳笑容灿烂，满脸洋溢着幸福，不管曾经对张充和的爱恋多么炽热，此刻，青林已成为他心头唯一的风景。

婚后，他们住进了北京干面胡同东罗圈 11 号社科院的单位公房，房子不大，但青林布置得很温馨。青林辞去了报社编辑职务，去了一所中学当老师，她用更多的时间照顾卞之琳。幸福而平实的生活更容易出成果，卞之琳很快出版了《哈姆雷

特》译本，高水准的翻译赢得了业界的盛誉，译本短短两年就重印了两次。不久，他们有了女儿，卞之琳给女儿取了一个和青林一样美丽动听的名字：青乔。年近五十得女，他视若掌上明珠。他亲自下厨房做女儿爱吃的红烧肉，深夜冒着鹅毛大雪给女儿买《红灯记》木偶，为了女儿的健康，他还戒掉几十年的烟瘾。他们虽然没有年轻人的浪漫情调，但是日子过得平和踏实。青林几乎放弃了文学创作，心甘情愿地做起了卞之琳的家庭“煮妇”。每天中午，青林提着一兜菜匆匆回来“择洗烧”，看着卞之琳和女儿津津有味地吃完，满心里都是幸福的味道。



卞之琳与青林

“文革”时期，卞之琳属于“陪斩”之列，不准搞学术研究，靠边站，挂黑牌，扫厕所。后来又被“发配”到河南息县“五七干校”，但他从没绝望，他知道家中有妻女翘首盼他归。从干校回来后，卞之琳开始养花，他在家里的阳台上种了一棵丁香，每年4月的一天，他都亲手摘一束丁香花，插在青林的发髻上，祝贺她的生日。这棵丁香树后来从阳台移到楼下院子里，每年春天，就会开满紫色的小花，淡淡的清香飘满整个院落，像他们的生活，平凡平淡，细细回味又清醇温馨。

20世纪80年代，青林身体不好，经常头痛，吃药的效果也不好。卞之琳每晚都给她按摩头部，直到她入睡。诗人按摩水平虽不专业，但是很认真尽心，每天晚上坚持按摩半小时，从未中断。将近一年，青林的头痛病好转，诗人的按摩生涯才告一段落。

张充和回国了，她应邀到北京参加汤显祖纪念活动，她又上台演一出《游园惊梦》，尽管已垂垂老矣，可扮上妆容，台上一立，她仍是袅袅娜娜，水袖轻轻一甩，便赢了满堂彩。卞之琳坐在台下一隅仰头看她，看着她唱《皂罗袍》：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……”她清冷冷的声音一字一句敲入他心里，他好像嗅到了风里丁香花的味道。他突然想起要回去给青林做按摩了，女儿的功课也需要他辅导。她未唱完，他已匆匆离席赶回家中。

1995年夏，青林因病去世。卞之琳无比痛苦与悲伤，他怎么也接受不了青林离他而去的事实，整天“一屋灯光，捧着个茶杯”，一个人自说自话：你怎么先我而去了呢？连续一年多，他都闭门谢客。五年后，他随她而去。他与她都远了，乃有了鱼化石。

爱是一生的信仰

——罗隆基与王右家

民国美女王右家与罗隆基的离婚和结婚一样惊世骇俗。

1943年春，“陪都”重庆，战火笼罩下的歌乐山，仍然夜雨巴山、春意盎然。一天傍晚，王右家装扮一新，准备外出与丈夫罗隆基会合。这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。她在墨绿的旗袍外披上一件驼色风衣，这件风衣，是罗隆基送她的生日礼物，衣上还留着新衣服特有的清香。正要出门时，她的好友杨云慧找上门来，泪流满面地讨要她写给罗隆基的情书。惊愕之余，王右家还是淡定的，一如她一贯的优雅从容。她知道丈夫的情书就放在书房书橱第二个抽屉里，只是她和他曾有约定，婚后要给彼此空间，对女人们写给丈夫的书信，她并不在意，因此也从从不翻看。

她知道丈夫罗隆基是优秀的，且英挺潇洒，颇有女人缘，但她相信他，相信十余年如一日的鹣鲽情深，不是那些莺莺燕燕可改变的。她拉开抽屉一看，顿时大吃一惊，抽屉里整整齐齐摆列着一封封粉色的信，信封上还编了序号和时间，短短一年多，杨云慧居然给他写了近百封信。王右家有些惊慌失措，再顾不得矜持，颤抖着从中抽出一封，信笺是精美的薛涛笺，还有淡淡的清香，只看了几眼，她便花容失色。她万万没想到，